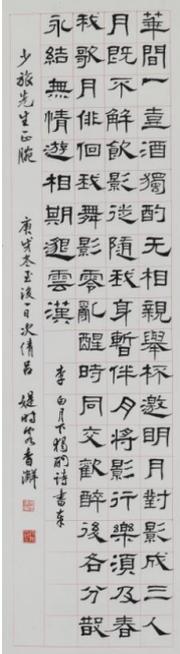


藏品说明	图片
<p>吕媞 (1926 – 2020)</p> <p>隶书李白《月下独酌》诗</p> <p>1970</p> <p>水墨纸本直幅</p> <p>115 x 31.5 厘米</p> <p>太乙楼藏中国近代书画</p> <p>香港艺术馆藏品</p> <p>FA1990.0592</p>	
<p>撰文：何倩彤 艺术家、写作人</p> <p>吕媞在一九二六年出生于中国广西，一九四九年来到香港，一九九一年移居美国旧金山。二零一四年，她在硅谷亚洲艺术中心举办个展，在展览图册《墨趣：吕媞书法选辑》中，收录了一篇吕媞的文章，题为〈执笔之道〉。</p> <p>文章讲到执笔与悬腕之难。碰壁的，是文中的「她们」和「女同学」。虽非必然，但历史使然，自古闺秀学书，说不上常态。与吕媞遥遥呼应的女性书画家，要数到清代嘉庆的张纶英和近代的萧娴。邓之诚《骨董琐记》的卷一如此写道张纶英：「身短，作书必立榻上，悬腕书之」。我突然想到佩雷兹（Caroline Criado Perez）在《被隐形的女性》一书中，以大量的研究和数据说明了一件事：世间绝大部分的人造设计物，包括城市建筑、汽车、乐器、家具……统统都是以男性身体作为度量衡的标准而生成的。因此，女性有可能更难成为杰出的钢琴家，也更可能在车祸中死于非命，当然，桌椅与笔杆，也就是此时此刻此模样。</p> <p>吕媞说道，你大可用一种近乎练武的姿态去克服它——手心握圆，手背负杯，纹风不动，久练不懈。但比起苦炼硬碰，她更主张柔韧处之、顺其自然。你不能在迎合某种标准之下失去自我。因为书法是身与心并行的产物，手的疾徐轻重再现的是</p>	

一颗因为阴晴圆缺而懂得酣畅之必要的内心。米南宫之《羣玉堂米帖》说到的：「学书贵弄翰，谓把笔轻，自然手心虚，振迅天真，出于意外，所以古人书，各各不同，若一一相似，则奴书也。」吕媞认为：「『把笔轻』，是纠正将毛笔用力捏实的错误，『手心虚』是破除要在手心放置对象，然后始可行笔自如。」定见本来也是无中生有，所谓放开拳头的双手才有拥有世界的可能，不愿为奴就必须坚持个体的差异。文字俱为既有，但透过书写的方法，我们可以在相同的基础上书写自己。

愿雄浑、绵密、刚劲，不再是反差或意外，只因为她愿如此。¹

¹ 这是写作人阅读吕媞书法作品及文章后所衍生的个人联想、思考和创作。